



YZLI0890126338

WU
NFENGYUE

无关风月

感动千万打拼在大都市的草根女性，被誉为

中国版的《嘉莉妹妹》

殷智元 著

贫穷教会了她如何改变命运

中国检察出版社



图字01-1105 (CIP) 数据

中国版8图字01-1105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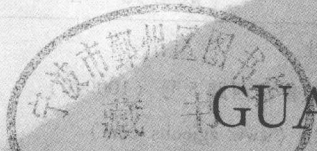
中国版8图字01-1105 (CIP) 数据

中国版8图字01-1105 (CIP) 数据

中国版8图字01-1105 (CIP) 数据

月风关无

关无月风



WU

GUANFENGYUE

无关风月



YZLI0890126338

殷智元 著

中国版8图字01-1105 (CIP) 数据

中国检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关风月/殷智元著.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102 - 0561 - 3

I. ①无… II. ①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5788 号

无关风月

殷智元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100040)

网 址: 中国检察出版社 (www.zgjccbs.com)

电 话: (010) 68639243 (编辑) 68650015 (发行) 68636518 (门市)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6 开

印 张: 17.75 印张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12年 1 月第一版 2012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2 - 0561 -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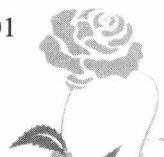
定 价: 30.00 元

检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1	姐姐妹妹进城去	001
2	荷花被“藏娇”	009
3	柳月的惊险遭遇	015
4	柳云一头扎进爱河	021
5	为爱献身	028
6	荷花的人生困境	034
7	斗智还须理直	041
8	谷丰收心事对谁说	047
9	柳云走进心理咨询室	061
10	姐妹按摩师	065
11	按摩厅强暴案	075
12	柳暗花明又一景	081
13	柳月当了小保姆	086
14	红袖添香好读书	093
15	月涌大江流	098
16	谷丰收为幸福奋斗	101





17	和瀚文的陷落	105
18	答案在空中飘荡	109
19	这一步终难跨越	114
20	荷花当“公主”	122
21	阿威成了护花使者	128
22	柳云前方峰回路转	137
23	柳月的爱情奇遇	147
24	暖风偏向好花吹	159
25	谷丰收当画师	165
26	方建华神侃古画	172
27	市长在行动中	184
28	回眸林中自在啼	190
29	说话时此村已过	196
30	她被幸福撞了腰	207
31	命运在此急转弯	214
32	魏驰攀识郑可风	225
33	荷花嫁作商人妇	235
34	无知引来无妄灾	243
35	鲜花莫道美如幻	254
36	人间岂能无情真	262
37	事发于以为不发之处	269
38	万事皆空善不空	276

1

姐姐妹妹进城去

高中女生柳月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

山乡的景色出奇的美。且不说那常年清澈的小溪，满山葱茏的绿树，单是她家门前那滴翠的竹林，当山风过处摇曳的婀娜身姿，便令人流连。

不过有再好的风景也没能改变这儿的贫穷与闭塞。

柳月的家，离最近的村寨四公里，离青山镇五公里，离县城二十公里。

山里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按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式生活，也按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式思想。

他们知道邓小平的名字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但直到90年代村里才终于修起了一条勉强可通汽车的简易公路。柳月便是坐着手扶拖拉机，沿这条路到青山镇读初中的。

不过，贫穷并非绝对的坏事。

比如对柳月，就是如此。

贫穷教她懂得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贫穷也教会了她知艰识苦。

柳月从小就是村里出名的“抠孩子”。那年，柳月在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念初中。考虑到女儿才11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母亲向二丫决定每周给她一块五的零花钱，还特别嘱咐：钱要有计划地花，你要是

头两天把钱花完了，后面的四天饿了就只能忍着。可初一学期结束时，向二丫却在女儿的书包里发现了七十元零钱，她把柳月拉到跟前说：月儿，娘当初对你说那些话不是让你省着不花。你学习任务重，总不能饿着肚子去学吧，那样你学的东西也记不到脑子里。娘告诉过你，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省，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动。

这笔“巨款”该如何用？柳月对母亲说：想给弟弟买文具。向二丫摇头说：你弟的文具爹娘会买。用你这钱，就是娘花了不该花的钱。

打那以后，柳月把母亲给的零花钱都用在自己认为有用的地方。每次她向母亲汇报用途的时候，向二丫都说：娘相信你会用得妥当，才给你自己掂量着花的。

可心细的向二丫还是发现，女儿对物质方面几乎没有要求。柳月读高二的那年春节，向二丫去集市置办年货，看上一件天蓝色羽绒服，她狠了狠心花五十元给女儿买下了。柳月返校后，向二丫在衣柜里发现了它。一个月后，柳月从学校回来，向二丫问她为啥不把新衣服带到学校穿时，柳月平静地说：挺贵的，我怕每天写字，把衣袖磨坏了。

女儿的懂事，让向二丫不知该喜还是该愁。

高中三年，各方面表现优秀的柳月获得了很多物质上的奖励，可那些奖金柳月一分也不舍得花。

向二丫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上山下乡知青，爱上了本地的男青年柳银龙，就没有返城。她的第一胎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姐姐取名柳云，妹妹取名柳月。由于家庭贫穷，柳云过继给了大伯柳金龙。大伯是个脑子活点子多的人，会赚钱，很早便买下了拖拉机跑运输，1995年他家已经起了一栋两层的红砖楼房。

大伯和大伯娘很宠爱柳云。由于她长相漂亮，家里把她当公主一般供着，除了读书，农活是绝对不叫她干的，怕太阳晒着她，怕大雨淋着她，把个柳云养得细皮嫩肉白皙美丽，人称青山坳一枝花，柳云自己也是很以此为豪的。

柳氏姐妹到初中时已出落成远近闻名的并蒂莲花。花香飘飞，芬芳弥野。姐姐柳云艳丽，妹妹柳月含蓄。姐姐柳云生动，妹妹柳月文

静。姐姐在富裕中长大，妹妹在贫穷中成长。

其实，贫穷也没有压住妹妹柳月的青春风韵。

她的黑发一天天飘起来，她的眼眸一天天晶亮起来，她的身段一天天曼妙起来。

那无邪的单纯的笑容，像水波在校园里荡漾，感染着老师，感染着同学。

倏忽间，便到了要与学校告别的时候。事前母亲已告诉她：弟弟要进初中，妹妹要读小学五年级，家里已无力供她读大学了。

1998年春节刚过，在省城一个医院当医生的大姑柳蔚来信，说在城里帮柳月和柳云找了工作，叫她们马上动身。

这封信，将云、月姐妹俩的命运整个儿地改变了。

这年，她们都是19岁。

动身前夕，母亲把柳月叫到里房，说：月月，你明天就要走了，娘给你梳梳头。

柳月听话地坐到母亲身边，说：娘，你别难过，我会常常回家来看你的。

向二丫叹了口气：娘不难过，鸟大要飞，人大要走，娘想得开。娘是有几句话要嘱咐你。

月月啊，娘希望你有出息，有出息不是赚多少多少钱，赚钱不是女孩子的事，娘是希望你——第一，做事嘛，就好好地做，努力地做，别偷懒；第二，做人嘛，就堂堂正正地做，不是你的福分你别想，不是你的钱你别抢。这两条，你记住了？

记住了。

还有，不到结婚那天，不许跟男孩子睡到一张床上去，不管他嘴巴上涂多少蜜，甜得你起腻，都不行！咱是山里人，做人做事都讲究实实在在的，那些新潮玩意儿，我们玩不起，记住了？

记住了。

娘教女，话不在多，几句话说到点子上，便已足够。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些话绝对不是可有可无。



柳云家。临行的前夜，柳云邀了好些同村的男孩女孩来家里玩，柳云妈做了一大桌菜招待客人。柳云爸也打了几斤好酒，与三五好友觥筹交错。

一位客人说：金龙啊，你们家柳云要进城了，她可是我们村的凤凰啊，一定给你带回个有钱的女婿！

那个说：柳云，七里八乡，最漂亮的就数她了，将来不是嫁当官的就是嫁大老板，你们家好日子在后头啦。

柳金龙笑得面色泛红，连说：都好，都好，大家都好！

柳云的妈前几天就上街买了几套漂亮衣裳给柳云，柳云这晚一一试过，在同伴们的赞扬中快乐得仿佛身轻如燕，一啖便上蓝天。

附近山村的杨四妹、黄凤娇、李荷花来看柳月。她们是要和柳月一道进城的三个同村女孩。

月月，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柳月朗声答。

她们是要好的姐妹，这次又一同进城打工，见了面格外地高兴，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增添了少女们一丝亮丽的憧憬，心情一扫往日的呆滞与沉闷。

她们中间，柳月最漂亮，荷花次之。四妹在其中算最丑的，脸上皮肤泛黄，还长了一颗颗小痘，农村人管这叫“血不通皮”，四妹曾为此十分苦恼，求医问药多少回，仍没什么改进，只好认命了。

往常，她们四个人聚会，总是在每月两次上山打柴的时候。山里柴多，她们又年轻力壮，百十来斤柴禾，一两个小时便完，在半山腰的水库里掬把清水洗个脸，将穿着白塑鞋的脚往水里荡几荡，几分清凉便从脚底向全身漫开来，舒适极了。

蓝天上，浮着团团白云，棉絮似的，被太阳光一照，更白得耀眼。微风阵阵地从山那边吹拂过来，摇晃着树梢，沙沙地响。她们村前屋后、东家西舍地聊着，直聊到日上中天，不得不回家了，才恋恋不舍地分手。

我姐姐昨天晚上跑回来了。

一天，打完柴，在水库边，凤娇开言道。

见姐妹们没反应，她又补充说：

是被我姐夫打回来的，左手给打断了。

四妹一听，愤愤道：

你那个姐夫，哪里是个人，那么野蛮！

凤娇点头：他打我姐，向来不当人打，好像是打一条狗、一头猪。

荷花说：你姐真可怜。

命苦呗，嫁个这样的男人，凤娇说。

看医生了没有？柳月问。

哪里看得起医生？我爸上山采了点草药给她敷了，今天一早就送她回了婆家。

姐姐不肯走，抱着我妈哭，我妈又有什么办法？陪着掉眼泪咯。

你那个老爸也真是的，那么怕，送回去做什么？婆家不来人接，就不该送！四妹说。

就是。荷花与柳月极其赞同。

沉默，几个人都不再说话。

四妹忽然叹了口气。

叹什么气？荷花问。

活在这个世界上好没意思，四妹说。

是在这个山沟沟里没意思，凤娇说，人家讲我们农村生活是过一天便把一辈子都过完了，讲得真是对。

一点不错，柳月说，这么死刻板板的，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全一个样。

我们最没意思，荷花说，生在山沟里不说，偏偏还是个女人！

太对了！大家齐声附和，我们绝对是投错胎了。

大半个月后，当她们再次聚集在水库边，四妹对柳月说：我们三个人商量好了，一起去沉塘，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

听到这话，柳月并不感到很吃惊，厌世的情绪，在她们这群山村少女中太普遍了。

不过，说是说，真要付诸行动，柳月一下子还下不了决心。她毕竟有疼爱她的爸妈，还有弟弟妹妹，很可爱，她很难舍。

让我想想，柳月道。

还想什么？早去早投胎，来世快点来，荷花说。

月月跟我们不同，她长得漂亮，将来能嫁到城里去！凤娇说。

不，不，柳月赶紧分辩，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山里现在也在变化呀！我们再等两年看看，好不？

柳月的看法不无道理，几个少女没有提出异议，于是像往常一样，默默分手。

没想到，还不到两年，她们四个人都要进城做工了。

云、月姐妹，由大姑介绍，到金海岸歌舞厅做了迎宾小姐。

姐妹俩合租了一间房，置办了床、柜等简单家具，就算安顿下来了。

进城后的第四个星期天，四妹、荷花来柳月这儿玩，柳月十分高兴。

那天柳云上班去了，柳月轮休在家。

在三楼柳月的卧房里，几个好朋友兴奋异常，这毕竟是进城后的第一次会面，心里积压的许许多多新鲜事往外蹦跳，要对好友倾诉。

柳月，你还好吧？四妹问。

好，好，蛮好的，柳月答，你呢？

也好，不过，开始不怎么好，做保姆的四妹说。

那为什么？柳月不明白。

我带的那个孩子叫李吉，四妹解释，很顽皮，他的爸爸妈妈把他娇惯得不得了，想吃什么，买；想玩什么，买！5岁的孩子，一发脾气，摔碗砸盆，吓得他爸妈只差没下跪。我去了以后，这孩子用好多怪主意来折磨我，帮他洗澡，他要把我一身全弄湿，搞得我狼狈透了，还让我趴在地上给他当马骑呢！

那你也答应？柳月问。

咬牙忍着呗！四妹说。

这只是开始，四妹不动声色，继续说，小吉爱听故事，每晚我带他睡，起码讲二十分钟故事他才睡着，讲啊，讲啊，小吉开始离不开我了，有时他连爸爸妈妈都不要，只要我。大概一个星期前，晚上睡觉，我对小吉说阿姨要走了，明天要走了。

你们猜怎么着？那小家伙一听就大哭起来，边哭边喊：阿姨不走，阿姨不走，我不叫阿姨走！他哭得好伤心，弄得我都要掉泪了，进这家门一个月，我第一次觉得小吉也很可爱，因为他重感情！我就乘机提条件，要他不撒娇，不欺负人，他都答应了。

第二天怎么样？荷花问。

好多了。当然了，毕竟是个小孩子，也不能一下把毛病都改好，反正我有办法治他。他爸妈上班去了，我就是小吉的唯一“领导”，我说什么他都得听。

那你有什么妙招？柳月问。

他要听话，我就给他折个纸船、纸飞机、纸衣、纸裤，不听话，就不给他折，只这办法，就把他治得越来越乖。现在他吃饭不挑食了，也不乱发脾气了，他爸妈可高兴了。

四妹说到这里，开心大笑。

当个小保姆，也能有小小的令她喜悦的成功呢！

荷花却只听不说，柳月问道：荷花，你在餐馆干得还开心吧？

荷花仿佛不经意地回答：还过得去。

累不累？

我做迎宾，还好。要是端盘子洗碗碟，那就累多了。

她说更多，柳月也不好问。

荷花有事，先走了。四妹因为小吉跟他的爸妈到郊野公园玩去了，要一整天，所以并不急着回去。

四妹把荷花的情况告诉了柳月。

荷花到餐馆打工没两天，姓唐的老板便叫她去做迎宾，做迎宾当然比一般服务员轻松多了，也干净些，这可能是因为荷花长得不错，身材也苗条的缘故。



一天，唐老板把荷花叫上三楼他的办公室，问荷花对工作的感觉如何。

荷花回答：很好。

唐老板说：当迎宾小姐不仅轻松、干净，而且工资也比当服务员高。服务员一个月三百元，迎宾一个月五百元。

如果你听我的话，你的工资可涨到六百块，唐老板说着，一双眼睛紧盯着荷花的胸脯。

荷花有一股莫名的恐惧。

唐老板抓住荷花的手，把她拉到自己身边。

生性懦弱的荷花颤抖着，没有勇气挣脱。唐老板用脸贴荷花的脸，接着又吻她，吻了很久，吻得荷花喘不过气来，正在这时候有人敲门，唐老板放开荷花，说你走吧。

2

荷花被“藏娇”

荷花很艰难地走出唐老板的办公室。

她回到服务员宿舍，躺到自己床上，脑子里是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清。

唐老板来找她，问：荷花，你是不是不舒服？

荷花没有答理他。

走，我陪你上医院，他来拉她。

我没有病，你不要管我，荷花这才开口。

那怎么行？我不放心嘛！唐老板说，你来，到我办公室来，我还有话对你讲。

荷花又跟他到办公室。

今天的事，你不要对人讲，唐老板说。

见荷花面无表情，他又说：你只要肯保守秘密，以后我会处处照顾你。你要是对别人讲了，那我就不留你了，你今天就走人。

又不是什么光彩事，讲它做什么？

荷花说话的声音虽小，但很清晰，老板听得很清楚。一个得意的笑容绽开在他的脸上。

对了，这就对了嘛，他打开抽屉，取出一张百元纸币，塞到荷花口袋里。

他走到门边，将门从里面锁上。然后，又来拥吻荷花。



他将荷花的乳罩解开了，贪婪地抚摸她的双乳。荷花仿佛痴呆了，任他所为。

又有人敲门，唐老板急忙低声说：记住我的话，不准对任何人讲！他推着荷花走到门口，打开门，餐饮部的经理何大姐正站在外面。好好干，啊！他朝荷花喊。

这时才清醒的荷花，听清楚了这句讲给旁人听的话。

后来怎样了？柳月问。

荷花没说，暂时好像就这样，四妹答。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荷花自己告诉我的，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她还嘱咐我，不叫我告诉别人。

你没劝她？柳月又问。

怎么不劝？荷花说，反正以后嫁个农村老公，一世遭人打，一世不得好日子过，现在老板对她好，给她钱，她认了。

可是我们女人是要名声的啊，柳月说，将来名声臭了，那日子怎么过？

我也讲了，四妹道，荷花说她想透了，想穿了，横竖就那个样，她就在城里待着，不回家了。

听到这儿，柳月的心震颤了一下。

说归说，心里倒真佩服荷花的勇气，要是换了自己，决然迈不开这一步的。

你可不要对旁人说啊，四妹叮咛，传出去，她见不得人的，我们几个姐妹都命苦，不互相帮扶，就没有人帮我们了。

我知道，柳月点头，你放心吧，我不会对人讲的。

我呢，就是生得丑，没哪个老板看上我，四妹自语道。

柳月从她的话里听出了浓浓的苦涩，只得好言安慰她：四妹，你心肠特别好，好心会有好报的。

是吗？但愿如此吧！四妹叹了口气。

6月，柳月进城刚五个月，便收到母亲的来信，说她爸病了，让她

赶紧回一趟家。

柳月回家的消息当天便在山村里传开了。晚上，四妹、凤娇、荷花的家人便登门问长问短，还委托柳月给她们带些衣服食物之类的东西。

回到城里，柳月决定抽半天时间，去看看荷花、四妹和凤娇。

她先去找四妹，两人见面，抱在一起高兴得直跳，四妹当即请了假，一道去找凤娇，三人会合后又去找荷花。

到饭店一问，才知道荷花已经不在酒店上班了。

知道她去什么地方了吗？柳月问一位女服务员。

对方摇头。

倒是四妹机灵，说：我知道了，你们在这儿等，我上楼去。

不一会，她下来了，身后跟着一个男人。

你们找李荷花？那男人问，一双眼却直盯着柳月看。柳月害怕这种目光，赶紧低下头，凤娇抢着答：是啊，是啊，我们是荷花一个村子的。

那男人用手机拨了个号，然后说：你们等一下，我 call 她了。

说毕，一双眼又在柳月身上乱转。

柳月赶紧背过身子。

那男人问：你们真是荷花同村的？

四妹答：那还有假？

你是不是四妹？男人问。

是啊，是啊，四妹忙答，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男人说，我还知道她叫柳月，是不是？

算你讲对了，四妹说，一定是荷花告诉你的。

没错，男人笑咪咪的，荷花还让我方便的时候照顾你们呢！

照顾？怎么个照顾法？四妹很有兴趣地问。

你们都来我的酒楼做事呀，你可以做服务员，柳月小姐可以做迎宾，还有这一位，他指了指凤娇，也可以安排的。

柳月没答话，只转过身子。她猜得到七八分，这个人就是那个要



荷花做他情人的店老板，而且看样子他已经得手了。

怎么样，柳月小姐，来我的酒楼做吧！男人趋前一步，向着柳月说。

柳月本想说，我才不来呢！可是说出口的话却是，哦，谢谢了，我有事做。

四妹道：她在大宾馆做呢，你这里，太小啦。

没关系，没关系，男人挺大度的样子，如果在那边做得不如意，随时可以来我这边啦，地方大不等于钱多嘛。随后，又补充说：如果柳月小姐肯来，一个月我出八百块工资。

柳月不答话，四妹却大笑说：她一个月已经拿一千块了，你出八百块能挖得动她？

老板，那我呢？都是一个村的，你不可以厚一边，薄一边吧？凤娇道。

一样，一样，都一样，男人敷衍着。

正在这时，唐老板电话响了，是荷花打来的，得知老乡来了，她在电话中只说了一句话：我马上过来。

几分钟后，荷花一路跑着来了，见到三人，她高兴得大喊：啊哟，你们来了，真把我想死了。她左手抓住柳月，右手抓住四妹，使劲摇晃着。

中午我请客，唐老板说，请你们四姐妹一起去吃中午饭吧！

四妹说：老板这么大方，我们当然领情！

柳月说：不啦，不啦，我还有事。

唐老板道：有事也得吃饭啦，走吧，走吧，已经是吃饭的时候了。

荷花将柳月拉到一边，嘀咕了几句，然后转身对唐老板说：行了，行了，你去准备吧，我们马上就来。又转身对柳月她们说：走，去我那儿坐坐。

荷花引路，从百米开外的一条小巷拐进去，再拐一个弯，又走了约一百米，才在一幢楼房前停下。

我就住在这里，五楼，荷花说。